

普門

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

于凌波

朝廷派兵征剿，他與其教徒挾持城內居民與官兵對抗。官兵攻城不下，後來文彥博以穿地道的戰法，選戰士由穴穴入城，王則仍負隅頑抗，竟以田單火牛陣的方式，縱火以衝擊官軍。官軍以槍擲牛鼻，牛轉身後衝，賊軍潰散，開貝州門逃遁，官兵追擊，總管王信生擒王則，其黨羽或死或潰。王則被解送京師，支解以殉。這場戰事後為時兩個多月才平定，而貝州城百姓則死傷枕藉，廬舍為墟。

到了元朝，彌勒教仍在民間暗中傳播，尤其是到元朝末年，由於政治腐敗，災旱頻仍，天下大亂，民不聊生。民間各種邪教，包括彌勒教、明尊教、白蓮社等，紛紛起事，都蠢蠢欲動。於是民間謠傳：「白陽時期，延康末劫，彌勒降生，大開普度」。資治通鑑載：元英宗至治二年，「三月丁亥，鳳翔道士王道明，以妖言伏誅」。繼之在三年後，又發生了息州彌勒教趙丑斯、郭善慶事件。元史泰定紀：「(六月)丁酉，息州民趙丑斯、郭善慶，妖言彌勒當有天下。有司以聞，命宗正府、刑部、樞密院、御史臺及河南省官雜鞠之……」

各位同道、師兄弟：在佛門之中，大家都是師兄弟，這個稱呼比較親切一點！首先，我要感謝傳法師，來台前我會掛電話給傳法師，談到在台的住宿問題，師父說一切他會安排，沒想到師父給我找了個「天堂」似的地方。再要感謝劉宅的主持人——泉水師兄伉儷，把我當成一家人，照顧得無微不至。更週全的是：樓上有一間佛堂，我們每天在一起做早課、共修，感覺上，好像在自己家裡一樣。

今日，是我此度返台的第十天。本想在此向大家介紹的盧城師兄，他還沒來。我和盧城師兄認識十幾年了，但有一段時間失去聯絡，並未通信。忽然間，在今年六月，他寫信給我，那時，我已打算要來台灣了。接到他的信，我相當高興，因為此間的寺廟他都很熟，來台這段日子，前後七八天，都是他陪著我四處去參訪。他可能有事還沒來，我就先做自我介紹好了。

我到馬來西亞已有四十多年了，從事音樂器材的銷售，就像此間的功學社一樣。四十多年來，一直經營此一行業。一九七六年我先生過世，一九七七年

立「白蓮會」教主韓山童為「明王」，正式揭開了推翻元朝暴政的序幕。而彌勒教、明尊教的教義，也在這次反元抗暴的革命戰爭中發揮了最大的力量。

彌勒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白蓮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白蓮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白蓮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白蓮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白蓮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白蓮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白蓮教興起於南北朝時代，歷經隋、唐、宋、元四朝，一些野心狂悖之人，利用彌勒下生之說聚眾造反。雖然都旋起旋滅，但是「彌勒教」彌勒下生之說並沒有被消滅，相反的在民間發展，愈傳愈盛。事實上，史書上很少記有彌勒教在民間活動的情形。並且，彌勒教聚眾起事，一定比史書上記載的更普遍，更頻繁。但必須出動官兵剿捕，史書上才會記上一筆，普通一點的地方官史書，只能記大事，不記小事，所以秘密宗教雖然在民間活動很厲害，但史書上留下的資料却十分有限。

願，欲生我國，臨壽終時，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，不取正覺。

第二十願：設我得佛，十方衆生，聞我名號，繫念我國，植衆德本，至心迴向，欲生我國，不果遂者，不取正覺。

這是阿彌陀佛以大願力創造西方淨土的由來——其實根據佛經的說法，淨土並非只西方一處，十方世界有無量諸佛，無量諸佛各安住於他們的淨土，教化其淨土中的衆生。如樂師佛的琉璃光淨土，阿閼佛的妙喜淨土，釋迦牟尼佛的無量壽淨土，即彌勒菩薩的兜率天內院，亦稱為彌勒淨土。但自唐宋以後，最為學佛人士所熟知者，則為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。

西方淨土，是以淨土三經——阿彌陀經、無量壽經、觀無量壽經為依據，教人起信發願，以念佛為行持，得往生西方淨土。在釋迦牟尼尊滅度後，印度的馬鳴菩薩造大乘起信論，世親菩薩造淨土往生論並為弘揚佛說淨土大乘經典中，最廣多讚揚，故佛法傳入中國後，淨土法門即有流布。而大弘此宗，實地修持者，則為東晉的慧遠大師，東晉人，俗姓賈，幼年讀儒書，二十一歲出家，以道安為師，深達大乘之奧旨。那時是五胡亂華時期，道安法師居襄陽，襄陽有亂寇，道安遣徒衆，懸遠乃辭歸至荊州，將往羅浮，及抵潯陽，愛廬山清淨，住於山陰。當時有慧永法師者，於慧遠為同門，住廬山西林寺，乃勸刺史桓伊與建東林寺，以安置慧遠。由於遠師德行高潔，持律精嚴，於是慧遠劉遺民、雷次宗等，及沙門千數，都投入東林寺。

東晉元興元年，慧遠大師在東林寺集慧永、慧持、道生等名德，劉遺民、雷次宗、宋炳等名儒縉素一百二十三人，在無量壽佛——即阿彌陀佛前建齋立誓，專修西方淨土。由於東林寺中多種白蓮，而西方淨土又有九品蓮花化生之說，號稱蓮邦，故而慧遠大師領導的這個念佛社團，亦稱蓮社。

慧遠大師以後，隋唐之際，淨土宗的導師大師與善導大師，大事弘揚彌陀淨土，於是民間結社念佛，就是結合念佛彌陀淨土的同道，共修淨業，這自然是做效慧遠白蓮華社的遺風，所結的社就叫白蓮社，這種風氣在唐、宋、元諸朝都非常盛行。流傳至今，各地仍有專修淨土的「蓮社」組織。

(八)

方便隨緣說法記

吳梅影講·蘇釗琳記

農曆九月十九日，在埔里佛光山，樂時，她印的是弘一大師的書法——「八大人覺經」和「華嚴經淨行品」二萬本。隨後，我就返回馬來西亞了。

對這件事，我再和李太太強調，我是「醫病不醫命」。人有病，我能助他解除痛苦，但各人的因緣業報，則非我所能左右；過一段日子後，李先生很安詳的去世。這是一段因緣。

我已離家七個月，事業完全交付予子女負責，回到馬來西亞後，分別考察了新的業務，並不為過。這就算是我一點一滴的隨緣說法。

佛慈濟醫院華誌

本院聘請第三期志工，並於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二十四日全天，舉行志工職前訓練。第一天的訓練課程除院長致詞，尚有社工員林純霞主講「志願工作的基本理念及態度」，醫事組林景雲主講「李淑娟護理長介紹門診、病房院務作業，最後還引導大家認識護理及工作位置。第二天早上九時開始由林純霞小姐為志工們介紹社會服務部，接著是紀陳月雲主講「做個快樂的濟濟服務人」、「志願工作者的精神與角色」，姜如珊護理長主講「疾病醫學常識」，鄧淑卿主任主講「工作須知」，還有第一期、第二期志工們的「薪火相傳、經驗分享」，及最後壓軸的「師父開示」。

師父開示大家要用媽媽的心來愛眾生，以佛的慈悲教育子女，「以有限的生命完成無限的慧命」，使志工們在歡喜中受益無窮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本院骨科謝進醫師與台大醫院小兒骨科黃世保醫師為一位膝、腕、踝關節屈曲，以脚尖走路的孩子完成成功的放筋手術。

由於護理人員的流動性，加上病人住院數增加，護士有顯著的不足，為未雨綢繆，本院曾於六月二十一日招考一批護士，計錄取三十七位。七月二十五日至卅日，本院特為這批新進護理人員舉行為期五天的職前訓練。由各部門主管介紹其有關業務，並訓練各項護理工作技術及方法，訓練結束前還有測驗與檢討及病房實習。這次的訓練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在靜思精舍進行的，當晚大夥兒也在精舍住了一宿。兩個早上師父晨鐘般朗人耳目，人人悲心入懷，是一次極成功的職能與精神教育。

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，本院於第一會議室舉行「七十七年七月花蓮地區外科醫學會學術討論會」。會中除由本院泌尿科提出「轉移性輸尿管病變」及「神經外科提出「慢性硬膜外血腫」(蔡瑞章、林炎正主講)的兩個主題外，另有八〇五總醫院的曾炳鋒、魏逢吟、馬季里、林克成提出「毒蛇咬傷之緊急處理」；門諾醫院蕭勝雄主講的「法德氏壹腹瘤一病例報告」；省立花蓮醫院宋副憲主講「自發性輸尿管穿孔併發腹度腎外傷」。全部會程以幻燈片說明，至二時卅分結束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，台大醫院骨科陳博光副教授蒞院，為一位二十歲許姓少女的脊髓側彎手術。

台大醫院骨科劉華昌教授亦於七月三十日蒞院施行人工關節手術。

本院除了有許多優秀的好醫師專職為東部病患服務外，與本院有建教合作關係的台大醫院亦全力支持，最令人感佩的是許多教授醫師不但以無限愛心來診治病患，更將所得車馬費等悉數捐出。

他們是：林鶴雄、李鏡銓、劉榮桂、陳楷模、楊思標、王本榮、陳秋芬、徐茂銘、王正一、李仁智、曹葦、江宏哲……

七月三十一日下午，為慈濟功德會聯誼會。師父首先於開示中讓大衆了解慈濟各項業務，緊接著師父與骨科陳英和主任、林博欽小弟弟，與大夥兒同唱「慈濟頌」，陳主任也報告林博欽整個的醫療過程，全體莫不對此醫療奇蹟，抱以熱烈的掌聲。

此次聯誼會中，又新增八十八位委員，這股生力軍的加入，可預期無數的不幸眾生將因之離苦得樂。

(卅二)